

# 耳朵的怀念



幽默一族

弄巧成拙

耳朵就像个旅馆，熙熙攘攘，谁都可以来住，且是不邀而至、猝不及防的那种。

其实，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：一是寂静，一是音乐。

我一直认为，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，“寂静”，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。音乐诞生前，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，也是唯一的爱情。

并非无声才叫寂静，深巷夜更、月落乌啼、雨滴石阶、风疾掠竹……寂静之声，更显清幽，更让人神思旷远。美景尽了悦目，必营养耳朵。对人间美好之音，明人陈继儒曾历数：“论声之韵者，曰溪声、涧声、竹声、松声、山禽声、幽壑声、芭蕉雨声、落花声，皆天地之清籁、诗坛之鼓吹也。然销魂之听，当以卖花声为第一。”（《小窗幽记》）

今天，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？

刹车、喇叭、拆迁、施工、装修、铁轨震荡、机翼呼叫、高架桥轰鸣……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：喧嚣。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，你无处躲藏，双手捂耳也没用。

耳朵，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、强悍而傲慢

的敌人，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帖。机械统治的年代，它粗大的喉结，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，像磨砂，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。

一朋友驾车时，总把“重金属”放到最大量，他并不关注谁在唱，按其说法，这是用一个声音覆盖一群声音，以毒攻毒，以暴制暴。

我们拿什么抵御噪声的进攻？

耳塞？地下室？把窗户封得像砖厚？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风？当然还有，即麻木和迟钝，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，有个词叫做“失聪”，就是这状态。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那份静太陌生、太异常了，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。

人体感官里，耳朵最被动、最无辜、最脆弱。它门户大开，不上锁、不设防、不拦截、不过滤，不像眼睛嘴巴可随意闭合。它永远露天，只有义务，没有权利。

我对朋友说，现代人的特征是：溺爱嘴巴，宠幸眼睛，虐待耳朵。

不是吗？论吃喝，我们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，华夏之餮举世无双。视觉上，美色、服饰、花

草、橱窗、广场、霓虹，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“色相”上下工夫。

口福和眼福俱饱矣，耳福呢？

有个说法叫“花开的声音”，一直，我当作一个比喻和诗意幻觉，直到遇一画家，她说从前在老家，中国最东北的荒野，夏天暴雨后，她去山坡上挖野菜，总能听见苔树梅绽放的声音，四下里噼啪响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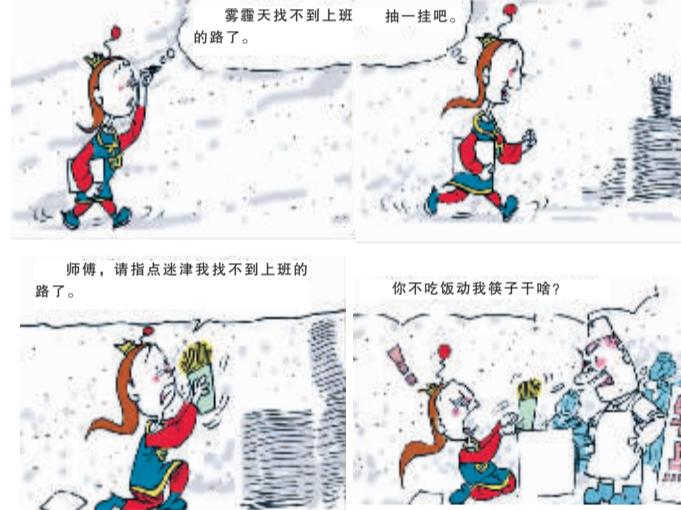
苔树梅，我家旁的园子里就有，红、粉、白，水汪汪、亮莹莹，一盏盏像玻璃纸剪出的小太阳。我深信她没听错，那不是幻听和诗心的矫造，我深信那片野地的静，那个年代的静，还有少女耳膜的清澈——她有聆听物语的天赋，她有幅画，叫《你能让满山花开我就来》，那绝对是一种通灵境界……我深信，一个野菜喂大的孩子，大自然向她敞开的就多。

我们听不见，或难以置信，是因为失聪已久，被磨出了茧子。

是的，你必须承认，世界已把寂静——这大自然的原配，弄丢了。

是的，你必须承认，耳朵——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。

（王开岭）



## 最努力的时候运气最好

就算没有天分，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，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不知不觉间，你就会走得更远。

在许多的犹豫中，你做对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勇敢地上路，不要徘徊在许多假设性的框框里。那是一个人生的大关卡，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那就是：尝试，再尝试，不害怕所有的新鲜事。

习惯于求生，慢慢的，就会拥有阳光性格。这是饱经磨难后最好的礼物，

虽然，不是每个饱经世事的人都能获得。如果只是消极地等待转机，没有尝试为自己坚持一些什么，受到再大的折腾，终究只会越来越虚无。

镇静一些，有耐性一点，且看看命运怎么盘旋。活得久，才能站在小山头上，欣赏自己走过的崎岖路线。一个人，可以没有未来目标，不描绘生涯规划蓝图，只要记得当阴暗降临时，一有机会，就要往阳光多处走，还是可以走出一条灿烂温暖的人生道路！

（吴淡如）

## 更大的负担

她患了肥胖症。她多次实施减肥，都未能奏效，为此，她寝食不安，忧心忡忡。

肥胖，让她不堪重负，有时，还没走出几步，就气喘吁吁。一次，她愁眉苦脸地去找心理医生。

心理医生问她，知道自己最大的负担来自哪里吗？

她说，当然知道，就是自己这肥胖的身体呗。

心理医生用笔在纸上画了一张人的脸，问她，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。她说，是一张忧伤的脸。心理医生问为什

么是一张忧伤的脸。她说，因为画上的眼睛、眉毛、嘴角的线条，都是向下垂的。

心理医生在画上画了几条笔直的向下垂的线条，说，这说明忧伤是向下垂的，是一份向下的重量，向下的负担，当一个人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体，甚至厌恶、痛恨自己的身体时，这些忧伤和负面的情绪，就会成为一种负担，甚至是一种比身体肥胖本身更大的负担。

她从心理医生那里出来，脚步似乎轻松了不少。

（黄小平）

## 听雨室

很早以前，古印度有个小国王，住在沙漠深处的宫殿里。因为正处在金银宝石成河的古代丝绸之路上，所以他的宫殿里应有尽有。

传说中，他的宫殿里有最美丽的皇后，莫卧儿皇帝在宫中的水池倒影里看了她一眼，都无法忘怀。

传说中，他的宫殿墙上装饰着无数的细密画，用藏红花汁画成的花朵永不褪色，那些细密画之间镶嵌着无数彩色宝石，还有无数水银碎片。当夜晚到来，只要点起一根蜡烛，整个宫殿就会如晴朗的夜空那样，闪烁着无数细小明亮的光芒。

传说中，他宫殿的天花板上用无数金片镶嵌出云朵的图案，整整用了80千克的金子才完成。

有一天，我在土路上跋涉，经过了炙热的戈壁，经过了尘土飞扬的山丘，终于到达他的要塞。我穿过红砂石的要塞，经过已经被磨得能照见影子的石子路，经过已经干涸了的水池和已经变旧了的凉亭来到后宫。

我看见，猛烈的阳光里有一扇蓝色的小木门，里面是一间幽暗的小房间，墙上画着红蓝相间的波纹。墙上有两个凹处，墙下有条用金条包着的细缝，旁边还有一个用金子做的旋钮——国王的听雨室。

当他想念水滴的声音，宫中四处的喷泉也不能满足他时，他就到这间小室里坐下。一个仆人将银罐里的清水倒入墙壁凹处的水缸中，另一个仆人旋转旋钮，按照他的喜好调整落水的声音。有时他想听急流的声音，那便是淙淙；有时他喜欢细流的声音，那便是潺潺。

原来对他来说，世上最美妙的声音，就是流水的声音。

这是印度大沙漠深处，从前的沙漠之舟，如今的拉贾斯坦邦，这里有炙热干燥的大地，终年少雨。传说中，要是那里下雨了。人们不是急着往家跑，而是急着往外跑，他们欢喜眼泪和着雨水，在黝黑的脸上、身上尽情流淌。

（陈丹燕）

## 土豪

上周同学聚会，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，问到我时，我弱弱地说：“少得可怜，就3000块。”大家都笑话我。然后我补了句：“老婆发的。”

全场瞬间沉默，然后惊呼：“这才叫土豪啊……”

## 别人的钱

妈妈在厨房干活，让我去把垃圾倒了。我不大愿意，因为爸爸闲着，便嘟囔了一句：“自己的老公不用，用别人的老公。”

妈妈回头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自己的儿子不用，干嘛用别人的儿子？”

## 猪丢了

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，父母会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的伤感。可我弟自从找了个女朋友，家都不回来住了，准丈母娘天天给做好吃的，简直乐不思蜀啊。

老妈45°角仰望天空，忧郁地说：“不知道白菜有没有拱着，反正养了快30年的‘猪’肯定是要丢了……唉！”（据《讽刺与幽默》）